



從學-產-學到產學 各階段生活的重新分配

臺大醫學院藥學系 余兆武助理教授

2020 年是個大變的一年，致人重症的病毒開始在全球擴散肆虐，大大改變了 70 億人口的生活習慣，或許是給人們一個停下留好好思考自己工作、休閒、飲食、交通等一切一直習以為常又理所當然的常態，是不是可以來個甩尾的機會，簡單的說就是先會被離心力甩出去，在地上留下煞車痕與刺耳噪音，甚至撞上護欄，但最後又很快地重回車道，人生就是如此……

2001 年進入師大的我，從沒想過當個國高中教師，因為要整天說話讓我想起來就覺得可怕，更遑論修滿所謂的教育學分，大學時期就是喜歡到處參加各種球類系隊、系學會、野外採集等，師大生物系更是推廣生物多樣性，只是我解讀成大學生活就是要有多樣性，同時也練就了不錯的體力，好像冥冥之中準備好了瘋狂做實驗的耐力。雖然玩了四年，但喜歡自己啃原文教科書的習慣，也似乎在為了看英文期刊做暖身。

2005 年，進入藥學所陳基旺教授藥物化學實驗室探索新藥，每天早上九點到晚上十一點，幾乎天天泡在實驗室，跟大學生活有著極大的反差，時間重心改為化學反應式上的時間為主，每天都帶著興奮的心情做實驗，加上實驗室資源充沛，彷彿所有的人名反應都想親身操作一次；有時候得出意外的反應產物，加上在文獻上遍尋不著該反應條件時，更是如獲至寶。博士班泡了六年，實驗也做夠了，實際上也是玩了六年，甚至跟一些美國 CRO 搭上線(早於國內代理商)，進行一些委託試驗，最後細數手上的化合物，能夠發表期刊的還真的不多，實際上是「見不得人」的專利化合物。

2014 年，帶著專利，加入草創的安基生技新藥公司，生活重心開始換成繞著新藥開發專案打轉，時間重心改為專案上的甘特圖，甚至配合國外 CRO 的會議時間，看著合作廠商給的批次製造紀錄到深夜，因為即將量產，PM 更是盯得很緊……生技公司每天開門就是燒錢，每個委外試驗合約一簽名下去也可能就是幾十萬到幾百萬；每個多國專利拿到手，也都是所費不貲，但也跟著專利律師學了不少經驗，每次跟美國律師通話也都是要練習長話短說，畢竟律師時間就是金錢，而最終都是為了挑出一個好的候選藥物進入臨床試驗……就這樣，六年又很快過去了，身為專案領導人，也看到了新藥開發的各個樣貌，了解了新藥開發各環節的多樣性與缺一不可。

2020 年 8 月，看著疫情的升溫，加上手上的專案也到了一個段落，也開始思考再次甩尾的可能性，或許被公司甩回家裡，目睹玩具車撞上牆壁，聽到小孩刺耳的尖叫聲，但這時，台大也給了我一次重新分配人生的機會，回到藥學系任職，把經驗傳承給更多學生。雖然第一年的情況跟著防疫新生活在兵荒馬亂與遠距教學中過去了，但同時也看到台大跟生技產業的 Gap，似乎比以前要小 (捷運廣播也每天提醒 mind the gap)，甚至還有 SPARK 計畫可以申請，希望我在公司六年的第一手經驗，可以加速學生投入生技產業，減少試誤學習，搭上生技產業的捷運，我也告訴學生，生技創投與你的距離，也是甩個尾就到了，下一個護國群山就在生技新藥！！